

# 真主党及其地区性作用

董漫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真主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摘要〕经多年发展，真主党不但成为黎巴嫩国内重要政治力量，而且形成地区性影响。它背靠外部势力支持，坚持原教旨主义理念，试图在挑战黎国内权力分配格局的同时，实现更大的政治和宗教抱负。

〔中图分类号〕B9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 8832 (2007) 6期 0016—06

〔完稿日期〕2007年8月27日

## 一、黎以冲突催生黎国内政治危机， 真主党作用凸显

从2006年7月以来至今，黎以边境紧张局势演变为黎国内政治危机。其实质是：美欧企图根除叙利亚和伊朗在黎影响，叙伊借重真主党和其他力量欲重控黎。黎已成为美欧与叙伊在中东较量的舞台之一。在此过程中，真主党的坐大及地区性影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2006年7月上旬，真主党为缓解伊朗在核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同时试图为处在以色列“夏雨”行动打击下的哈马斯解围，主动袭击以军哨所，劫持两名以军士兵。这一事件引发以对黎实施一个多月的军事打击。以方目的是挫败真主党为伊朗转移国际视线的图谋，同时消灭真主党有生力量。由于真主党以民房为“盾牌”，着百姓服装，使以军难辨真伪，对大量“疑似目标”实施打击，扩大了军事行动的盲目性，造成黎百姓大量伤亡，

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政治上陷入被动，但并未罢手。后期，以军调整策略，轰炸黎基础设施，向黎政府施压，企图迫黎政府出兵制止真主党，同样未果。

此次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较量，以前者政治与军事双胜利告终。伊朗和叙利亚高度赞赏。在9月22日贝鲁特南郊胜利大聚会上，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宣布：“伊斯兰革命与圣战的目标正在提前实现，改造黎巴嫩的历史时代已经到来”。<sup>〔1〕</sup>在此背景下，黎政局突变。亲叙和反叙力量的争斗升级。从11月11—13日，在真主党策动和“阿迈勒运动”<sup>〔2〕</sup>配合下，黎政府中6位亲真主党部长辞职，揭开“倒阁”序幕。黎现政府以“未来阵线”<sup>〔3〕</sup>为主干，其领导人是已故总理哈里里的儿子萨阿德·哈里里。现总理西尼乌拉由“未来阵线”推举上台，有反叙倾向。在这场政治较量中，总统拉胡德和议长贝里站到了真主党一边。

11月13日，西尼乌拉政府做出执行安理会决议、批准设立哈里里案国际法庭的决议。美、法、联合国及欧盟表态支持。真主党、“阿迈勒运动”、

总统和议长指责政府决议“非法”。11月21日,工业部长皮埃尔·杰马耶勒遇刺身亡。20万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举行反叙游行,要求摆脱叙控制,实现国家“真正独立”。真主党针锋相对,从12月1日起组织了10万什叶派民众示威,要求政府下台并举行大选。贝鲁特及其他城市发生逊尼与什叶两派暴力冲突。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发表演说,鼓励什叶派把示威进行到底,直至政府垮台。纳斯鲁拉扬言:“真主党希望政府自动解散,否则,将以伊斯兰圣战来解决问题”。<sup>[4]</sup>

面对黎乱局,美、法继续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为西尼乌拉政府撑腰,美国务卿和法外长赴黎斡旋,同时鼓励埃及、约旦、沙特等盟友为化解危机出力。阿盟秘书长穆萨数次赴黎调解,与议长贝里和各派接触,并推动贝里与小哈里里展开对话。在多方撮合下,亲叙与反叙势力就总统选举日期达成妥协,定于2007年9月25日。现任总统拉胡德1998年11月当选,任期6年。2004年9月,拉在叙支持下,延长总统任期3年。即便如此,拉也应在今年11月23日下台。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应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

真主党根据形势发展,调整方略,发挥出独特作用,主要表现在:(1)不反对总统选举,努力争取亲叙人士当选。为此,真主党与基督教马龙派政治家奥恩领导的“自由爱国运动”达成暂时联合,与反叙的基督教长枪党、自由国民党和“黎巴嫩力量”相抗衡,允许支持奥恩或其心腹竞选总统。2007年8月6日,基督教社区内部选举总统候选人。亲叙人士夏米勒·胡里获胜,反叙人士阿明·杰马耶勒以418票的微弱落差败北。该结果得到真主党等亲叙力量的欢呼,奥恩也欢迎,只是他本人的总统梦一时难圆。反叙力量指责选举“存在问题”,因为夏米勒·胡里的获胜票中含有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投的票。(2)继续逼政府下台,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此举既得到什叶派和逊尼派穷人拥护,亦得到基督教亲叙力量支持,有很强的社会基础。(3)高举“收复失地”和“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旗帜,为扩编武装确立“合法”理由。因理由“正当”且军事实力强,黎政府军不敢解除真主

党武装。目前,黎国内政治危机还在发展。

## 二、真主党产生与壮大历程

真主党(حزب الله Hizbu-llāh)的诞生,是中东地区基本矛盾难解之产物,构成“中东问题”的组成部分。中东地区基本矛盾在黎均有体现,包括:

(1) 地区国家与外部大国的矛盾。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角逐中东,包括在黎角逐。黎与外部大国有矛盾。1958年美武力干预黎局势,就遭遇反抗。真主党精神领袖法德拉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伊斯兰世界的掠夺,“是包括什叶派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蒙受苦难的根源”,<sup>[5]</sup>因此,什叶派必须“在伊斯兰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将西方肮脏影响逐出去”。<sup>[6]</sup>

(2) 阿以之间的民族矛盾。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阿以矛盾愈演愈烈,主要围绕生存空间而展开,至今未决。黎什叶派属于阿拉伯民族,具有阿民族感情。一些人曾参加过四次中东战争,目睹包括南黎在内的阿土地被以占领,进而萌生复仇意识。当“阿迈勒运动”难有作为时,成立一个以“反抗占领、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武装政治集团,便成为宗教领袖们渐趋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无论斗争多么曲折,都应阿民族和伊斯兰教的尊严而“战斗到底”。<sup>[7]</sup>

(3) 宗教和教派矛盾。这类矛盾在中东地区普遍存在,只是在不同国家中,尖锐程度不一。黎情况具代表性。1943年,在法国撮合下,黎各教派签订《民族宪章》,<sup>[8]</sup>依据人口和教派比例分摊国家权力。《民族宪章》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缓解了宗教和教派矛盾,但未治本,原因是:首先,什叶派长期受压,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没地位。他们认为,如任凭基督徒主导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穆斯林则“永远难脱苦运”,因此,“须通过斗争来确立尊严”。<sup>[9]</sup>而基督徒依托同法国及西方世界的历史联系,不肯拱让既得政治与经济利益。其次,在穆斯林两派中,逊尼派占有更多财富和资源,有一批富商和名门望族,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呼风唤雨。20世纪50—60年代,两个教

派就发生过暴力冲突，内战时期，兵戎相见。第三，从20世纪70年代起，什叶派人口超过逊尼派，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与财富分配格局。为迫基督徒让步，什叶与逊尼派达成阶段性联合，开展武装斗争，以“反对镇压巴解”为名，行争权分财之实。1976年叙军进驻后，什叶与逊尼派的矛盾再度激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叙调整了对黎什叶派的政策，至今未变。目前看，逊尼派成为反叙力量，什叶派成为亲叙力量。

(4) 世俗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矛盾。黎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成为这两股力量进行角逐的舞台。这一斗争延续至今。什叶派宗教领袖们对民众利益诉求和宗教情绪进行了长期考察，从中发现了普遍规律及特点，经多年努力，终于培育出带有黎特色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这些宗教领袖认为，世俗主义政治和生活方式解决不了黎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结束以色列对伊斯兰土地和耶路撒冷的占领，消除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腐朽影响”，重振什叶派教义并使之成为“决定性的意识形态”，<sup>[10]</sup>保障什叶派权益，铲除腐败，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匡扶社会正义，救助穷人等，故须从伊斯兰教的“返璞归真”中找到救民真谛，“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sup>[11]</sup>1978年，当“阿迈勒运动”转变为世俗主义武装政治集团后，什叶派宗教领袖们感到“成立一个伊斯兰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sup>[12]</sup>在伊朗帮助下，真主党于1982年应运而生，1985年发表《真主党宣言》，拉开了“伊斯兰圣战”的大幕，介入“反以斗争”和黎内战。

真主党自诞生起，就是一个组织严密、战斗力顽强的原教旨主义武装政治集团。真主党具有政党的一般特征，但其功能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不但有政治功能（包括参加大选），还有宗教功能、社会管理功能和文化功能，有社会资源分配权力。不但有政治机构和宗教机构，还有强大武装。在真主党统治区域内，甚至表现出“国家”特征，例如真主党各级官员履行政府管理职能，又例如真主党设立伊斯兰执法机构和检察起诉机构，一旦发现真主党成员违反伊斯兰法，就可治罪。

从领导结构看，在真主党官方网站上，霍梅尼和哈梅内伊分别被列为第一和第二精神领袖。<sup>[13]</sup>因霍梅尼已作古，哈梅内伊远在伊朗，故真主党精神领袖是法德拉。法德拉表示，只对真主党“提供精神鼓励和思想指导”，“不介入具体事务”。在精神领袖之下，设有总书记领导下的12人决策机构，称为“协商会议Majlis al-Shoura”。总书记是最高行政首长和军事统帅。真主党历任总书记分别是：图费里(Subhi al-Tufeili)1982—1991年，穆萨维(Sayyed Abbas al-Musawi)1991—1992年，纳斯鲁拉(Sayyed Hassan Nasrullah)1992年—至今。

真主党理论基石是霍梅尼宗教思想，包括霍对《古兰经》和四大圣训经<sup>[14]</sup>的诠释，对穆斯林心灵净化、伊斯兰社会与政府的论述，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批判，对伊斯兰世界前景的展望，对异端社会制度和伊斯兰教“叛徒”的斥责，以及对“伊斯兰圣战”范围和原则的界定等。在霍思想之下，哈梅内伊、法德拉、纳斯鲁拉的宗教思想，同样构成理论源泉的组成部分。他们均称自己为霍的“学生”，并得到认同。需要指出的是，纳斯鲁拉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系他人无法替代。

纳“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小圣战高于大圣战”说。“圣战”——“jihād”分为“大圣战”和“小圣战”。“大圣战”指完善道德和心灵净化过程，是战胜内心邪念的自我心灵战争。“小圣战”指与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叛徒”之间的搏杀。“圣战”的形式不拘一格，言论、文字、声像、沉默、暴力或非暴力行为等，都可以用于圣战。其中，暴力行为只能用于“小圣战”。教法学家的言论、文字、声像、沉默和行为，具有权威示范意义。纳认为，伊斯兰教的敌人和叛徒对穆斯林的腐蚀和伤害，构成心灵净化的最大障碍，若不消灭他们，就难以完成尽善尽美的“大圣战”，因此，“小圣战”是“大圣战”的前提，前者高于后者。<sup>[15]</sup>(2)“不断奋斗与奋斗阶段”说。纳对《古兰经》中“战争是穆斯林的定制”论点进行了延伸解读，认为伊斯兰革命处于永恒奋斗之中，斗争是奋斗的主要形式，斗争包括战争；伊斯兰革命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最高目标，敌人和叛徒不可能

通过一次战争就全部消灭，原有敌人被消灭了，还会产生新的敌人，掌握暴力手段的敌人被消灭了，掌握非暴力手段的敌人依然存在。此外，敌人之间也有利害冲突，伊斯兰革命者要加以利用；敌人可分为凶残之敌和非凶残之敌，面前之敌和远方之敌，现实之敌和潜在之敌；不应在奋斗的低级阶段把各类敌人一律列为战斗对象，相反，应促成敌人之间的斗争与消耗，一些敌人甚至可以暂时视为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斯兰革命应“划分出阶段”。<sup>[16]</sup> (3) “主动进攻”说。纳认为，敌人和叛徒不可能自行消灭，特别是在敌人力量十分强大的时候；主动进攻是保存伊斯兰革命力量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免除了被动反抗所付出的代价。(4) “暴力反抗”说。纳认为，反抗敌人的手段与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在以色列占领伊斯兰土地和美祖以情况下，暴力反抗具有首要和不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历史经验证明，“暴力是敌人惟一能听懂的语言”。<sup>[17]</sup> (5) “精神震慑”说。纳承认“伊斯兰的敌人是强大的”，但不能因为敌强，就不敢斗争，即使“圣战”壮举是以卵击石，也要毅然决然地“与敌同归于尽”。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精神震慑”，造成敌意志崩溃，“最后胜利便属于伊斯兰革命”。纳说：“我们是霍梅尼的孩子，死亡是正常的，作烈士是真主赐予我们的尊严”。<sup>[18]</sup>

就奋斗目标而言，真主党有最低和最高目标，两者均划分了“阶段”。最低目标包括：第一阶段，结束以对黎土地的占领，迫以释放所有黎囚。确认标准由真主党把握，“少一项都不行”。真主党可永远认为，“还有失地未被收复”，“还有黎囚被关押”。坚持这两条要求，构成真主党生存和发展的理由之一。第二阶段，结束以对所有阿拉伯土地的占领，收复耶路撒冷，迫使以释放所有被关押的阿拉伯人。这是更大的两项条件，标准同样由真主党把握。就最高目标而言，与霍梅尼确立的伊斯兰革命目标完全一致。第一阶段，在黎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第二阶段，在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统治。第三阶段，用伊斯兰教“改造世界”，让全人类“皈依伊斯兰教”。<sup>[19]</sup>

真主党为原教旨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历程艰辛曲

折，充满血与火。1982年至1985年，属秘密活动时期。此间，真主党以“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伊斯兰正义组织”等多种招牌开展活动，将大量资源用于群众工作，招兵买马，组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在“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旗号下，与黎境内各路巴勒斯坦武装达成策略性联合，借助后者力量，抵御来自政府军、基督教武装、逊尼派武装、“阿迈勒运动”、德鲁兹民兵、驻黎叙军等各方向的打压。

枪杆子是真主党立足和发展的根本保障。真主党自组建伊始就高度重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最早的真主党武装，由潜入黎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教官帮助建立和培训，继而又组建了别动队和情报网。真主党武装的雏形是民兵，以后才有了“准正规军”和精锐突击队。1985年，真主党公开打出旗号后，第一个交锋对手是以军和“南黎军”。以“真主党”的名义向以“宣战”，可以获得在黎生存的“合法性”。第二个对手是“阿迈勒运动”民兵，目的是争夺对什叶派社区的控制权。“阿迈勒运动”民兵越打越弱，由一万人打到了不足五千人。真主党武装越战越强，由不足三千人壮大到近万人。什叶派大多数，成为真主党的拥护者。

真主党在贝鲁特和南黎的扩张，损害了其他武装派别的利益，必然引来群起而攻。从1986年开始，真主党相继与逊尼派民兵、基督教长枪党民兵、“黎巴嫩力量”民兵、政府军基督教派各旅爆发大规模混战，争夺贝鲁特及周边地盘。围绕舒夫山区的控制权，真主党还与德鲁兹民兵交战。直至内战结束，谁也未能吃掉谁。但是，真主党展现的顽韧战斗力以及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令各路武装不敢小视，通常在与真主党大战几番后，便收兵。

真主党依靠正确的战略与战术以及伊朗支持，终于在内战结束后获得“特殊”地位。从1991年开始，各派武装均被勒令解散，重武器被悉数收缴，只能私藏轻武器用于自保。拒绝解除武装的党派惟有真主党。对此，政府军不敢拿真主党“开刀”，其他派别无可奈何。黎政府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数次请求叙解除真主党武装，遭到训斥

和恫吓。

实践“伊斯兰民主”，参与黎国内政治进程，是真主党实现“建立伊斯兰国家”目标的过渡阶段。真主党从1992年起开始角逐大选，当年夺得议会128席中的12席。1996年大选夺得10席。2000年大选夺得8席。2005年大选夺得14席。在1998年的地方市政机构选举中，真主党在15%的市镇获胜，2004年则在21%的市镇获胜。在2005年组成的西尼乌拉政府中，真主党占据两个部长职位，并争取到近1/3部长采取同情真主党的政治立场。目前，真主党成为影响黎国内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

### 三、真主党的地区性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真主党不仅成为黎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且上升为具有地区性影响的激进力量，主要表现在：

(1) 真主党是伊朗实现地区构思的重要工具。真主党的诞生，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直接结果之一。真主党的发展与壮大，一直得到伊全面支持。没有伊支持，就没有真主党的今天。首先，真主党是伊朗介入阿以冲突的工具。以色列被霍梅尼称为“撒旦”。伊朗多次宣示要把以“从地球上抹去”。灭以构成伊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作为对应，20世纪90年代后，以将伊列为“威胁犹太民族生存的头号敌人”。伊朗与以为敌，除一般意义上“穆斯林感情”外，主要是借高举反以大旗，为输出“伊斯兰革命”正名，同时，也有借插手阿以冲突而在中东坐大的意图。推动真主党的建立，使伊朗得以直接介入黎以冲突。2000年，伊朗促成真主党与哈马斯结盟。从此，真主党与哈马斯相互配合，搞得以色列疲于应对安全困局。第二，真主党是伊朗分散美国压力的工具。1979年伊朗确立原教旨主义统治后，美将伊列为遏制对象，并一直企图推翻伊政权。在两伊战争中，美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萨达姆，经济和军事上提供援助，希望借萨达姆之手削弱伊朗，阻止“伊斯兰革命输出”。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

后，美改变政策，发动海湾战争，迫使萨放弃科威特。此后，美推行“东逼两伊、西促和谈”战略。伊拉克战争后，美将伊拉克乱局与伊朗坐大联系起来，加大了对伊朗的战略压力，包括炒热伊核问题，推动对伊朗制裁，增强驻海湾军力，收集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证据”等。面对美压力，伊朗动用各种资源予以抗衡，包括动用真主党制造重大突发事件，迫使美国应对，以达到转移国际视线之目的。2006年夏季黎以冲突就是实例之一。多年来，每当伊朗需要转移国际视线时，真主党都能挺身而出，通过在黎国内或黎以边界制造事端，服务于伊朗以及自身利益需要。

(2) 真主党是凝聚伊叙“特殊关系”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不睦。绝大多数阿国对伊“地区野心”保持警觉，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以及埃及、伊拉克等地区大国。利比亚、苏丹、也门等少数国家曾出于顶住美压力的策略需要，与伊建立过阶段性的合作关系，后又拉开距离。惟有叙利亚与伊朗保持了长期和“全天候”的战略协调与合作，这种关系被称为伊叙“特殊关系”。伊叙“特殊关系”的早期动力，源于叙利亚与伊拉克争夺对阿拉伯复兴运动的领导权，导致国家关系恶化。叙因在阿世界处境孤立，遂与伊朗靠近，欲借伊朗之力，牵制伊拉克坐大。伊朗为向阿世界渗透，插手阿以冲突，并染指中东其他事务，遂积极提升与叙关系。伊叙“特殊关系”的后期动力，源于二者都需要顶住美压力。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打乱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加之叙成为“拒绝阵线”<sup>[29]</sup> 首领，并在两伊战争期间站在伊朗一边，刺激美对伊叙实施遏制。黎内战结束后，叙调整对真主党的政策，变压制为纵容，希望借此夯实叙伊“特殊关系”的基础。在这个大背景下，真主党起到了凝聚伊叙“特殊关系”的重要作用，包括斡旋伊叙之间的矛盾，配合伊叙的地区战略等。

(3) 真主党坐大，产生地区性示范作用。真主党既依靠伊叙支持，配合伊叙地区战略，又有自己的坐大战略，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且又符合黎国情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模式，对中东乃至整个

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产生示范作用。第一，提供了依靠地区强国而崛起的示范。哈马斯、塔利班等，参照真主党的经验，采取了相似的生存战略。哈马斯先是背靠叙支持，后来背靠伊叙，现在，又不拒绝从沙特获取金钱援助。塔利班成立初期背靠巴基斯坦，继而从沙特和阿联酋获取大笔资金援助。阿富汗战争结束至今，塔利班虽失去了巴基斯坦、沙特和阿联酋的直接支持，但当初获得的援助，为塔利班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第二，提供了从不同教派和民族获取支持的范例。哈马斯、塔利班、“基地”组织、车臣伊斯兰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等势力，都曾经过自身的“伊斯兰民间外交”，争取到了不同教派和民族的财力、人力和智力支持。第三，提供了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政治参与、政治与军事双胜利的典范。受真主党参与黎国内政治进程得手之启迪，哈马斯利用美“民主改造大中东”提供的机遇，通过参与巴勒斯坦大选取得政权。遍布大部分阿国的“穆兄会”，从真主党参政中，看到了逐步蚕食国家权力的希望。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也门的“穆兄会”，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被允许以政党身份参加选举。沙特、巴林、埃及、约旦的“穆兄会”成员，被允许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第四，提供了以“街头革命”为手段、以武装实力为后盾的政治施压模式。从2006年11月开始，真主党发起“倒阁”风潮，先是策动内阁中6名部长辞职，继而掀起十几万人的街头抗议活动，逼政府解散。中东地区的其他原教旨主义势力，关注着真主党的斗争效果，也在尝试规模不等的“街头革命”。第五，提供了以点带面创建“伊斯兰社区”的示范。真主党在秘密活动时期，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务实工作。通过在清真寺传经布道努力，逐步把影响渗透到群众心间。加之妥善运用慈善机构资源，帮助群众改善生活，修正生活方式，实现“精神变物质”的社会过渡。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伊斯兰集团”，突尼斯“纳哈达”运动，菲律宾“阿布·萨亚夫”集团，印尼“伊斯兰团”，巴基斯坦“先知军”等，都在自身的宗教影响范围内，从事了创建“伊斯兰社区”的相关活动。

综全文所述，真主党立足于黎巴嫩，求生存，谋发展，一步步朝着最高奋斗目标努力，对黎政治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终将挑战权力分配格局。真主党彰显的地区作用正在印证如下趋势：（1）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与运动将长久存在，并对当代国际关系、世界力量对比（包括穆斯林世界的内部力量对比）、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2）只要伊叙现政权不被更迭，真主党的活动就恐难进入低潮。即使伊叙出现亲西方政权，真主党也将调整斗争方略，长久立足。当然，作用会削弱。（3）真主党无论坚持还是改变现今斗争方略，都会对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产生示范作用。当然，二者之间也会相互作用。

注 释：

[1] [http://www.moqawama.org/english/\\_amenpeeches.php?filename=20060926170043048](http://www.moqawama.org/english/_amenpeeches.php?filename=20060926170043048).

[2] “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成立于1974年，前身为“被剥夺者运动”，系黎巴嫩老牌什叶派武装政治组织，创始人穆萨·萨德尔，曾拥有民兵约6000人。1977年8月，穆萨·萨德尔在利比亚“失踪”，纳比·贝里成为领导人，他自1992年以来一直担任黎议长至今。内战结束后，“阿迈勒运动”作为政党继续存在，民兵武装大部解散。

[3] “未来阵线”（Future Movement）由黎前总理哈里里创建。2005年2月哈遇刺后，其子萨阿德·哈里里接任“未来阵线”领袖。同年6月，萨领导的竞选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赢得近60%议席，“未来阵线”跃升为黎政坛和议会第一大党派。

[4] [http://www.moqawama.org/english/\\_amen222.php?filename=20061213175255126](http://www.moqawama.org/english/_amen222.php?filename=20061213175255126).

[5] Sheikh Muhammad Hussayn Fadlallah 早期言论，参见 <http://english.baynat.org.lb/text.asp>.

[6]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hammad\\_Hussein\\_Fadlallah](http://en.wikipedia.org/wiki/Mohammad_Hussein_Fadlallah).

[7] 参见 Bernard Lewis, “The Return of Islam,” *Commentary* (New York), p.62, (January 1976), 还可参见 “The Moral Logic of Hizballah,” in Walter Reich, ed.,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es, Ideologies, Theologies, States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31-157.

[8] 1943年《民族宪章 *al Mithaq al Watani*》规定：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出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出任，议长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出任，基督徒与穆斯林议员之比为6:5。1989年“塔伊夫协议”将议员比例均摊。

[9] 参见 Shimon Shapira, “The Origins of Hizballah,” *Jerusalem Quarterly*, No. 46 (Spring 1988), pp.115-30; 还可参见 James P. Piscatori, “The Shia of Lebanon and Hizballah: The Party of God,” in Christie Jennett and Randal G. Stewart, eds., *Politics of the Future: The Role of Social Movements* (Melbourne: Macmillan, 1989), pp.292-317.

[10] 参见 Martin Kramer: *Hezbollah's Vision of the West*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 paper No. 16, October 1989) (下转第15页)

相应给予法制与政策上的保证。法国欧洲事务部长称,“我们必得从根本上重新起步,否则联盟就会崩溃”。欧盟面临的各种挑战中两个根本性问题是:

### (一)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盟内政治目标混浊不清

二战后,在两超夹击的强大压力下,为数不多的西欧国家在具有战略眼光的法、德两国率领下奋而联合自强,争取经济繁荣与政治自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欧洲一体化的进步是被形势逼出来的”。今天,欧洲处境与几十年前相比已有河东河西的改变,尽管应对全球化等一系列挑战仍需欧盟国家集体努力,但推动一体化的压力已弱于以往,新成员,包括一些老成员对一体化的政治追求已今非昔比。捷克甚至毫不掩饰地要求以“削减欧盟的权力”作为制订改革条约的原则。因此,卢森堡首相哀叹,联盟的“危机特别严重,因为多数欧洲人不再希望有更多的欧洲(因素)”。美国学者库普钱尖锐地指出,由于缺乏明确、一致的指导思想,“欧盟正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欧洲国家就政治联盟的革命性试验摇摇欲坠”。能否坚持“政治欧洲”,成员国是否普遍具有推进一体化的政治意愿将关系到欧盟发展有无基本的动力。

### (二) 联盟运转基本格式受到挑战

欧盟在主权国家间的一体化建设以“一致性与

多样性间的平衡”为基本模式,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的结合本非易事,欧盟靠的是比较集中的政治意愿和高度智慧的利益互换的安排,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寻求两者间的平衡,推动一体化的发展。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常处于被打破又再建立的状态。在成员由6国发展到15国,又一举扩充到彼此差异更大的27国后,联盟内部意见与相互矛盾纵横交错,摩擦与争端频频发生。在空前膨胀的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的难度大为增加。“多种速度”在此种形势下被推举为出路,但这种办法实质上是一种无奈,过分的“多种速度”将使一体化面目全非,失去意义。欧盟意图通过制订宪法条约改革版指导完成机构改革,以保证一致性与多样性间的平衡,有效地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但前景莫测。联盟内利益与立场多元化的剧增,今后将更为经常与严重地使多样性与一致性间失衡,阻碍一体化的运转与发展。

欧盟建设五十年积存下深厚基础,有克服各种困难的主观意志与客观能力,可以相信经过反思与整顿后的欧盟将继续前进,但深刻变化中的形势提出的以上述两个问题为核心的挑战,也定会给欧盟发展方向、方式与速度打上新的烙印,欧盟未来几年怎样应对,走势如何特别值得关注。进而言之,由于欧洲一体化为全球区域合作所敬重与借鉴,以务实、客观的精神研究欧盟的演变以及经验与教训更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上接第21页)

[11] 参见 Fouad Ajami, *The Vanished Imam: Musa al Sadr and the Shia of Leban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13-17.

[12] 参见 Ayatollah Al-Sayed Muhammed Hussein Fadlallah, “The Islamic Resistance in Lebanon and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The Islamic Jihad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Insight* (Washington, D.C.), March-April 1988, p.6. 还可参见《真主党宣言》, <http://almashriq.hiof.no/lebanon/300/320/324/324.2/hizballah/hizballah-background.html>.

[13] 参见真主党官方网站 <http://www.moqawama.org/english/ler-aghebbio.php>.

[14] 什叶派四大圣训指的是库拉尼的《宗教学大全》、库拉的《教法自通》、图西的《圣训辨异》和《教法修正》。这些是这三位教法学家根据伊玛姆传述,于10-11世纪汇撰而成,仅次于《古兰经》的权威经典。其内容无论是有关教法、教义,还是社会问题的论证,都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默示天启”。

[15]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Jihad>.

[16]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ssan\\_Nasrullah](http://en.wikipedia.org/wiki/Hassan_Nasrullah).

[17] 同注释 [16]。

[18] 参见“Full text of Hizbullah Secretary General, Sayyed Hassan Nasrallah's speech at the divine victory rally held in Beirut southern suburb Friday, September 22, 2006”, [http://www.moqawama.org/english/\\_amenspeeches.php?filename=20060926170043048](http://www.moqawama.org/english/_amenspeeches.php?filename=20060926170043048).

[19] 参见如下网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User:Elizmr/Hezbollah\\_Manifesto\\_draft](http://en.wikipedia.org/wiki/User:Elizmr/Hezbollah_Manifesto_draft) [http://www.ict.org.il/Articles/Hiz\\_letter.htm](http://www.ict.org.il/Articles/Hiz_letter.htm) [http://blog.camera.org/archives/2006/07/post\\_6.html](http://blog.camera.org/archives/2006/07/post_6.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Ruhollah\\_Khomeini](http://en.wikipedia.org/wiki/Ruhollah_Khomeini).

[20] 1977年11月,在美国斡旋和支持下,埃及总统萨达特提出中东“和平倡议”,并亲赴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会晤,导致1979年3月31日《戴维营协议》的签署,埃及媾和。1977年12月,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与巴解四国五方组成“拒绝阵线”,谴责萨达特“背叛阿拉伯事业”,决定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舞台停止与埃及交往。“拒绝阵线”同时推动阿盟开除埃及。1987年11月,阿盟安曼首脑会议决定,任何一个阿盟成员国都可以根据本国宪法作出与埃及复交的决定。此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相继与埃及复交。1989年5月,阿盟卡萨布兰卡首脑会议通过了全面恢复埃及阿盟成员地位的决议。“拒绝阵线”也因内部矛盾而瓦解。

# PRÉCIS

## **On New Changes of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Rebutting Ten Erroneous Views**

At present,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in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The cooperative fields of both sides have been rapidly extending and while economically mutual dependence of them gradually being in a state of balance and the coordinative mechanism continuously improv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spicuous conflicts and frictions within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e trend of politicaliz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is gaining ground in the United State. The healthy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st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It is only through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aliz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 **Fifty Years with Wind and Rai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with EU as its carrier has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and tortuosities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But it has striven unswervingly to move ahead by riding out difficulties. EU has become the most successful reg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un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following great results and rich experience achieved by it. However, after entering new century, as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new challenge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especially the thorny structural problems aroused by constitutional issues, EU's developing momentum was frustrated. In the new developing stage, EU is facing some fundamental decisions and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

## **Hezbollah and Its Regional Effects**

Following developing for many years, Hezbollah has not only becom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in Lebanon but also achieved regional effect. Relying on Support of external power and sticking to fundamentalism, it attempts to challenge Lebanon's power structure so as to fulfill even highe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mbitions.

## **"The Four Countries' Alliance": Concept and Reality**

The concept of "the four countries' Alliance" and the enhancing strategic dialogu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have brought new complicated factors into Asia-Pacific security situation. Considering common values and security interests, these four countries promot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for attempting to dominat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and deal with China's rising on the one hand and relying on each other for support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 the other. Due to their respective considerations of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tendenc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not possible for these four countries to form a formal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near future.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only within six years. It has become a regional organization which has basically perfect mechanism and function. It enters a new developing period while facing great develop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rom macroscopic view, it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re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orientation, benefits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al expansion, efficiency and foreign relations.